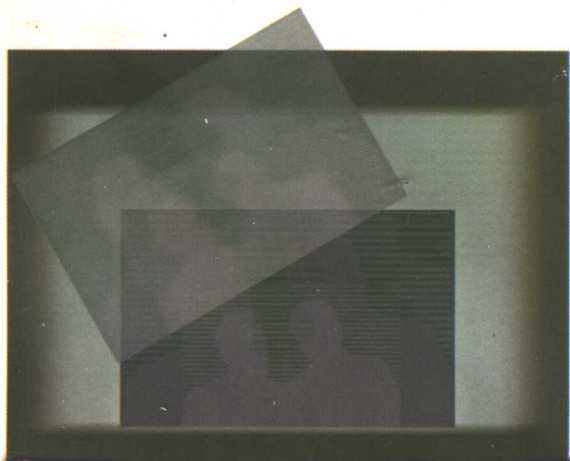


做你的好朋友



重叠的肖像

李辉●著

海南出版社



火鳳凰

青少年文库

44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 ◇ 做你的好朋友 44

重叠的肖像

李辉 著

海南出版社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做你的好朋友》

重叠的肖像

李 辉 著

责任编辑:朱作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批销中心经销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7.5

字数:740千字 印数:1~15682

ISBN7-80590-680-7/Z·56

全辑六册总定价:45.00元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总序

我为什么要为青少年编书

◆陈思和

记得在“文革”的年月里，我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所不著名的中学里混着，那时学校里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可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可以上，同学们到教室里去坐一坐，聊一聊，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可是在地下，同学之间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一些被撕了封面、插图上打了又叉的破旧小说，还有手抄本。这些书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囫囵吞枣地被议论着，消化着，从这里我开始知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和巴金。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每天放学后就聚在一起，有时在操场上，有时在马路边，交流着刚刚看过的“资产阶级小说”的体会。现在想起来那些交流都近于胡说八道，可我们却谈得出神入化、如痴如醉，直到天全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然后匆匆吃过晚饭又进入下一轮

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由读文学作品慢慢发展到阅读各种文史著作，记得在1969年时我借到一本焦循的《孟子正义》，我那时因读毛泽东的诗词，对繁体字直排本都有相当的兴趣，于是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竟一字一句地抄了几个月，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本手抄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那个不提倡读书的年代里，我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切都在迅速地长大，身体在发育成长，欲望在不断滋生，心智也渐渐地成熟。过去只觉得是懵里懵懂地一天天打发日子，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会刺激你、追逼你、让你感到空虚和焦虑。那时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可是我心里却紧张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长，要变成“大人”了。在孩子的心目中，大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能。这种随年龄一天天增强的内心恐惧，只有靠拼命地求知才能把它抵消。前些日子我找旧东西时无意翻到一张当年的个人学习计划，第一句就写着自勉的话：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年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年龄白白地增长。于是我到处借来“文革”前中学各年级的课本，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几乎是见到什么就自学什么，连化学也自修到二年级，后来因为没条件自己做实验，才不得不停止学习。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借到一套50年代的高中文学

课本。现在中学里只有语文课本，可我借到的确是“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后来我读大学中文系，上过专业的文学史课程，也读过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知识面是扩大了许多，但对我影响最深，并成为我的文学史知识的基本功底的，仍然是那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可惜这套书后来不知流落到谁的手里，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怀念这套课本，曾多方打听当年编选教材的情况。偶然在一次学生作文评奖的活动中遇到一位著名特级语文教师，我说起这套教材时她也深有同感，她告诉我这套教材是50年代教育改革时编的，但不久又被改掉了。她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是啊，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更应该的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决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

律所能传授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说她自己正是靠读文学作品成长为语文教师的，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失学的年代里唯一能照亮我的心灵的就是靠阅读大量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对滋养我心灵成长的文学作品怀有深深的感激。

我想少年男女的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面对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现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学习条件与我在中学“混”的时期相比，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校教育制度，都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心灵世界是否也很丰满呢？我常常接触一些同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后来

也没有机会靠自学来发展自己，就这样平平庸庸地人到中年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去实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为了达到这一人生最后心愿，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繁重的学习任务，除了学校里正常上课以外，晚上请家教，休息天上业余学校补课等等，孩子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密密麻麻。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功课多少也能长进一些，可是他们却失去了游戏的时间，幻想的时间，看闲书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间，甚至也没有了发泄青少年特有的苦恼的机会和时间。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孩子，我小时候经常爬在一棵桃树上，仰着脸，一面背书，一面看着天空怎么变换颜色。这位孩子像听神话一样，惊奇地问：什么是桃树？你怎么能爬上去？天空有什么看头？你妈妈不骂你？你为什么不做作业？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无从回答。

每每我将这种忧虑告诉那些做父母的朋友，他们大都同情我的说法，但又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不自觉，根本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我没有从事过青少年教育工作，不知我的那些经验和想法是否都浪漫得过了头，但我总是不服气地想，你们根本不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机会，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学习不自觉呢？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間，让他们有时间和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来逐渐地认识它和丰富它。所以我想为青少年编辑这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想做这个尝试——替孩子们争取一点

课外阅读时间和提供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让孩子存放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现在为青少年编的书有许多,可能各有各的特点。我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很简单,一是请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陆续介绍给青少年读者,让正在逐渐接受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少年男女,将自己的心灵蓓蕾直接栽到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二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批有价值、可以经常放在书架上和床头边,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随时可以交流心灵的读物。外国有类图书,叫作家庭常备读物,但不是那种家庭卫生、食谱之类的实用工具书,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参考书,而是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少年读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可供家庭里的一代代成员读下去,父母读过的书,还可以保留给孩子读,再留给孙子读……永远不会过时。我把这套书取名为“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

前几年我编辑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两套丛书,一套是以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主的批评文集,一套是以著名学者、作家为主的纪实体散文,出版后都受到了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用“火凤凰”这个美丽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希望青年一代真的像火中的凤凰那样绚丽灿烂,凌空而上,成为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一代。

1997年2月4日于上海黑水斋

序

李辉

很高兴为少年朋友编选这样一本关于人物的书。

这本书的7篇作品分别描写了7个人物：巴金、沈从文、萧乾、黄苗子、吴冠中、黄永玉、华盛顿。

这些人物中，有作家，有艺术家，也有政治家。除了华盛顿之外，那些作家、艺术家都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他们从童年、少年开始的人生旅程，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个世纪中国文化的创造中，闪烁着各自的光彩。

巴金是中国20世纪文坛巨匠。30年代，他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从那之后，他一直以他的真诚和热情而受到读者青睐，不少作品脍炙人口，成为传世之作。80年代，在文革结束之后，在历史中沉思的巴金，又以他的《随想录》达到他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对文革的反思，对自我的无情解剖，使他被誉为“民族的良心”、“思想界的旗帜”。

沈从文和萧乾都是巴金的朋友，他们和曹禺一起被巴金

认为是他的朋友中最有才气的人。沈从文在 20 年代从家乡湘西漂泊到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梦的追求。他的小说和散文，堪称语言艺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他以家乡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以其优美、静穆、平和的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备受赞美。萧乾是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著名记者。他的经历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中国记者，他活跃在欧洲战场，为国内读者写下一篇篇精彩的通讯特写。他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形式活泼，语言俏皮而富有变化。进入 90 年代，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萧乾，仍然笔耕不辍，并以翻译出《尤里西斯》这样的巨著而令人叹服。

黄苗子、吴冠中、黄永玉都是中国美术界的佼佼者。黄苗子以漫画、书法见长，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修养深厚的美术史论专家。吴冠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东西方绘画的结合，最终取得令海内外瞩目的成就。黄永玉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木刻、雕塑、中国画、油画等领域都有出色的创作。这三位艺术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文学领域有出色的造诣。黄苗子的文章语言幽默而俏皮；吴冠中文风精致而典雅；黄永玉则才华横溢，其作品永远充满活力，潇洒自如。

华盛顿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被誉为“美国之父”，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确立美国政治体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的军事家才能和政治家风度，特别是他淡泊名利和放弃权力的高风亮节，在历史画卷中留下极其光彩夺目的一页。

描写这些人物的文章，或是印象记，或是传记，长短不

一，体裁不一，叙述风格也有所差别。但是，我钟爱它们。我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我心目中的人物，于是，历史烟云中的人生肖像，也就在我的心中一个接一个凸现出来，重叠起来。

现在，当然我很愿意读这本书的少年朋友们，也能通过我的文章，在他们心中铺开重叠的肖像。

这是叠印在一起的人物肖像，同时，也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肖像。

1997年3月5日于北京

目录

序	李辉 (1)
巴 金：云与火的景象	(1)
沈从文：平和，或者不安分	(12)
萧 乾：从漂泊走向文坛	(27)
一、一个孤儿的流浪	(27)
二、初恋的滋味	(36)
三、走进新的天地	(53)
黄苗子：告别香港	(74)
吴冠中：在黑白灰的世界里	(91)
黄永玉：走出湘西	(105)
华盛顿：一个美国总统的一生	(116)
引子	(116)
童年轶闻	(117)
告别少年	(122)
初试锋芒	(126)
将军之死	(131)

婚姻大事.....	(135)
费城会议.....	(138)
美军统帅.....	(142)
败军之将.....	(147)
关键之战.....	(151)
兵谏危机.....	(154)
解甲归田.....	(160)
坚辞总统.....	(164)
魂归庄园.....	(167)

巴金

云与火的景象

每次和冰心老人闲谈之后，我都会带回一些轻松而有趣的话题与友人分享。我很佩服老人的睿智幽默，几乎每一次她都会随意之间挥洒出一句让你觉得够得上列入“警句格言”的话来。而且在仔细琢磨之后更会感到，这样的表述，大概只有由她这样身份这样高寿这样性情的人说出来，才能具备它的幽默愉快的意味。

譬如有一次我和萧乾先生、洁若老师一道去看她，谈到她正在写作的“关于男人”系列文章。她指指萧乾对我说：“他们我都要写的，你不知道，他们可都是我的财源。”她没有笑，我们大家却自然感到一种诙谐而笑了。还有好几次，不管是我还是别人问到她的近况。她总是平静地说：“我是坐以待毙。”和她不太熟悉的来访者，起始以为老人是谈到命运，便会得体地安慰她几句。其实，对死亡看得透彻的她，是借用“毙”的谐音，表述的本意是“坐以待毙”，是说她每日坐在那里等待着稿费的来临。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感到老人的淡然、豁达、有趣。

但是，有一次她谈到巴金的一句话，却使我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久久感到语词背后的复杂和沉重。她对我说：“我写信告诉巴金，你干嘛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忧郁。痛苦。对于冰心，这些表述该如何界定，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因为那是在经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之后她对巴金性格的一种感悟。它深深触动我，则是在于这句平淡却又耐人寻味的話，竟和我对巴金的印象相吻合。于是，我还未动手写作这篇印象素描之前，首先闯入我的思绪的不是巴金本人，而是冰心，而是这两个有分量、难把握的词汇：忧郁，痛苦。

在我所熟悉的老人中，除了巴金，我大概都能在记忆中轻易地勾画出一个两个轻松的画面，一个两个轻松的话题。冰心自不必说，萧乾谈到羊羔谈到猫谈到乌龟以及花，可以抖出一串有趣的故事；沈从文在患半身不遂之后练习走路时，会因为在房间是否该多走一圈少走一圈而像小孩般斤斤计较，或者在听家乡戏时一边笑一边落泪。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幽默。那是一阵清风，几缕活泼跳动的阳光，或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

巴金则不然。与他同时代的友人谈到他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说他常常是沉默着坐在众人之间，听别人侃侃而谈，只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他可以一口气讲许多话，但话一讲完，便又归于沉默。在未见过他之前，我便是首先根据这样一些文字，来设想与人谈话时巴金的模样。十年前，还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和陈思和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那天，有没

有阳光从窗外飘洒进来，有没有落叶铺在庭院，我已经记不确切了。只记得我是带着敬意带着紧张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虽然那时他的身体远比现在要好。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决不是那种健谈的人。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显得过于严肃，也许这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几个陌生人，他得集中思路向提问者解答与他有关的历史或现实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同他交谈的机会多了，每一次过后，我都觉得仿佛对他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切了。我发现，虽然时而他也会开心地一笑，但总体来说他的严肃是一贯的，不管是讲话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是他的表情的主要色调。那些年，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在他的客厅里，我见过一尊他的雕塑头像，从那上面我感觉到有一种痛苦沉思的美。我认为那尊头像捕捉住了巴金的精神形象的特征。1982年，思和与我合写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沉思的神情，我以为它也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